

韓非子

埽葉山房印行

韓非子卷第十三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一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姦萌。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而况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簡。而臧獲不乘驥。嗣公知之。故而駕鹿。薛公知之。故與二樂博。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說在畜馬。二人主者利害之輶轂也。射者眾。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唐易之言弋也。患在國年之請變。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與犀首甘戍之道穴聞也。堂谿公知術。故問玉卮。昭侯能術。故以聽獨寢。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三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媼之決蔡姬也。知貴不能以教。歌之法。先揆之。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頤。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殫瘁者。必其忍痛者也。

右經

一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其除之。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景公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其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吾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邪。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眾貧。散府餘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府無餘財。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惠施於民也。已與二弟爭。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晉。

景公與晏子游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其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貨。小斗斛區釜以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魚鹽。龜鼈羸蚌。不貴於海。君重斂而田成氏厚施。齊

嘗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泣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為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田成氏。其如君何。

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名。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而師曠不知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為亂。有漸見

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

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魯以五月起眾為長溝。當此之為。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食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食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為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食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汝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食之為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食之。將奪肥之民邪。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刼弑之患矣。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瞽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

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吏執殺之。以為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為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為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為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去。右之不去。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為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為世之賢士。而不為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之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喬。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却馬於門。而狂喬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旦曰。狂喬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為誅之。太公望曰。狂喬也。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

法易教也。故以為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許託足於其軫也。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為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樂子者。曰。陽胡潘。其於王甚重。而不為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間。謁者言客張季之子在門。公怫然怒。撫兵而授謁者曰。殺之。吾聞季之不為文也。立有間時。季羽在側。曰。不然。竊聞季為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乃輟不殺客。大禮之。曰。曩者聞季之不為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為文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騶私廐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遺季也。樂子因相謂曰。為公者必利。不為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為公。因斯競勸而遂為之。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況錯之人主乎。夫馴鳥斷其下領焉。斷其下領則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馴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

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二〕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惑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為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為可以規之。

○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田子方知欲為廩。而未得所以為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不謹廩也。故曰。在於謹廩也。故曰。然則為天下何以為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為廩乎。對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為而無見也。其可以為此廩乎。國羊重於鄭君。聞君之惡已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為德。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知之。一曰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為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之。王置之。於是為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為夫人。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所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穴聞之。曰。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曰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其人臣者也。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其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樗里疾也。道穴聽之矣。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為將。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日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匆匆也。何道出。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

首言也。其犀首何哉。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眾。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諸侯矣。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乎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乘水。則人孰注漿哉。今為人之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為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一曰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有瓦卮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邪。君曰然。堂谿公曰。為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卮之無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卧。惟恐夢言泄於妻妾。申子曰。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主。

三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縣幟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問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邪。曰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壚而往酤。而狗逐而齧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

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齕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治國最害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為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燠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墮。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聞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為重。諸臣百吏以為富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禦。明為己者必利。而不為己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人臣為猛狗。而齕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為社鼠。而開主之情。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一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齕人。使者不敢往。乃酤倪家之酒。問曰何為不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

桓公問管仲曰。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燠之則木焚。灌之則塗墮。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則為勢重以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謾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擅禁。明為己者必利。不為己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

術不行矣。

堯欲傳天下於舜。舜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繇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

荆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蹠踐雷者，廷理斬其軔，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蹠踐雷。廷理斬其軔，戮其御。於是太子怒，入為王泣曰：「為我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馬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尚校也。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尚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一曰：「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荊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荊門。廷理曰：「車不得至於荊門，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笏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為王泣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荊門，非法也。」舉笏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於矣。」是

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為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為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為能相萬乘所不寵也。然疑家亦有蔡姬者。疑母其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姬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為能相萬乘而不寵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姬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姬。人主之蔡姬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言法之內也。繩之外與法之內。離也不相受也。一曰衛君之昏。謂薄疑曰。吾欲與子皆行。薄疑曰。媼也在中。請歸與媼計之。衛君自請。薄疑曰。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媼。媼許我矣。薄疑歸言之媼也。曰。衛君之疑奚與媼。媼曰。不如吾愛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媼也。曰。不如吾賢子也。媼與疑計家事已決矣。乃請決之於卜者蔡姬。今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他蔡姬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為臣矣。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誦之。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宮。

徐呼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五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其兄曰。吳子為法者也。其為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毋幾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一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為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為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庖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徧於國中。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施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為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為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子對曰。信賞

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為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顓頊。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顓頊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顓頊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克之伐衛。東其敵。取五鹿。攻陽。勝號。伐曹。南圍鄭。反之陳。罷宋圍。還與荆人戰。城濮大敗。荆人返為踐土之盟。遂城衛。雍之義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顓頊之脊也。

夫瘞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非如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今人主之於治亦然。非不知有苦則安欲治其非如是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者。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是同堅白也。夫以布衣之資。欲以離人主之堅白所愛。是猶解左髀說右髀者。是身必死而說不行者也。

韓非子卷第十四

外儲說右第三十五

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

令臣操之故曰共也。

何以明之以造父於期。

既善馭馬又能忍渴及至彘趨飲遂不能制。

罕為出義。

罕行罰一國畏之因冀君亦威分出義之類也。

田恒為圃池。

擅行賞人歸之因弑簡公。

故宋君簡公

弑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田連成竅之共琴也。

王造誠能御車使共操彈則曲不成君臣成信善琴令共操彈則曲不成君臣

共賞亦由是也。

二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

法曲則亂。

君明於此則正賞罰。非仁下也。爵祿生於功。

功立則爵

生

誅罰生於罪。

罪著則罰生。

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忠君也。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

可以王矣。昭襄知主情。

但當自求理以警責也百姓但當仰君亦不須曲為愛故君疾而禱者責之以二甲而不發五苑。

應侯欲發

疏果以救飢人昭王以

田鮪知臣情。但當立功蓋因不須私忠於上也。

故教田章。鮪教子章曰富國

利而公儀辭魚。以為違法受魚也。失魚故不受。

三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齊王。

以令燕王專任子之。故不專任終不成。霸人主鑒

於上也。而居者不適不顯。故潘壽言禹情。

欲媚子之故謂燕王言禹傳位人主無所

覺悟。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於族。而況借於權乎。

同族者共家恐其因同而擅已況君

權可借臣乎吳章知之故說以佯而况借於誠乎趙王惡虎目而壅明主之道王國中虎目而惡之

左右或言平陽君之目甚於虎目遂殺言者如周行人之却衛侯也衛君君名辟疆行人以辟疆天子同號故不令朝改名然後納之

四 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吏雖亂賢人不改操

是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吏治則民治矣說在搖木之

本與引網之網搖木本則萬本動引網網則萬目張吏正則國治也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

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明主執契亦然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驚馬

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策則馬咸驚矣是以說在椎鍛平夷榜桡矯直不

然敗在淖盜用齊戮閔王李兑用趙餓主父也

五 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上高梁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

輕重主欲稅吏問輕重主不自定其輕重之節曰勿輕重而已吏因擅意因以富薄疑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府庫虛百

姓餓而姦吏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厲財怨女公巡人見有飢人及老而無妻者以告仲曰國有厲財則人飢

宮有怨女則人老而無妻也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為之泣也前礙飾後礙錯

遂旁而佚造父見之泣猶賞罰失必致敗也

右經